

【华夏文化典藏书系】

中国十大讽刺小说

—— Zhong Guo Shi Da Feng Ci Xiao Shuo ——

金源·主编



兰州大学出版社

【 华 夏 文 化 典 藏 】

中国十大讽刺小说

金源·主编

兰 州 大 学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十大讽刺小说 / 金源主编. — 兰州: 兰州大学出版社,
2005.11

(华夏文化典藏书系. 第2辑)

ISBN 7-311-02701-2

I. 中… II. 金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0029 号

中国十大讽刺小说

金源 主编

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

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电话: 8912613 邮编: 730000

E-mail: press @ onbook.com.cn

http: // www.onbook.com.cn

西安激扬彩印包装公司印刷 西安市青年路 43 号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 / 32 印张: 140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915 千字 印数: 1 — 8000 册

ISBN7-311-02701-2/I · 158 全套定价: 200.00 元 [共 20 册]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可与工厂直接调换。

联系电话: 029-87314034 服务监督热线: 010-67491549

前

言

中国是小说的国度，自小说出现之后，就与诗歌、散文三分中华文坛，并且与诗文同步发展，自成体系，成为反映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进程的“广角镜”。

从古代神话到先秦寓言，小说开始萌芽破土。尔后，经历六朝志怪，唐代传奇，宋元话本等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形式，至明清近代，形成章回宏篇，短篇荟萃，其态汪洋恣肆，涌向顶峰。小说的创作，也由民间相传到文人创作，一时纷纭，从未中歇。以至今日，名篇佳作浩如烟海，傲立于世界小说之林。

古代小说流派纷呈，以题材而言，有传奇小说、神魔小说、侠义小说、公案小说、世情小说、言情小说、史传小说、名优小说、讽刺小说、幽默小说等之分。

“讽刺”一词，最早是由鲁迅提出的。明代出现神魔小说后，至清朝则有借鬼怪讽世之作，即讽刺小说。大多数作品都是：作者把人间的病态与丑恶，在鬼的身上表现出来，并让道或僧佛作为社会正义的象征，把丑恶一扫而光，重造一个清明的世界。作者的目的在于以夸张的形象、荒诞的情节、滑稽笔调，托鬼语以讽世。作者讽刺的对象不是某一个人，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专对某一群人，而是世间众生相中丑恶的一群“人鬼”，他们所代表的，就是当

时的社会风气及传统恶习。除此之外，作者还用直接讽刺的手法，采取痛骂及处罚来揭发奸臣的恶行和昏庸好色的君主。讽刺小说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直接抨击八股、科举制度。讽刺小说在清朝时空前繁荣、大量的作品问世，为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环境和民情、民俗，提供了可靠的资料。

本书所选，主要是从认识和借鉴及陶冶情操等方面着眼的，对传统的名篇，对后世影响大的作品优先入选。并且每篇均有注释和赏析，对于文言小说，我们附有译文，翻译采取直译和意译相结合。除此之外，每篇小说还配有对应的图画，图文并茂，相信读者一定会爱不释手。

由于选编者学识有限，加之时间仓猝，选篇、注释中或有错误与不足之处，敬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2006年1月

目

录

- 滕大尹鬼断家私……………明·冯梦龙(1)
- 巧妓佐夫成名……………明·周清源(24)
- 贪婪汉六院卖风流……………明·席浪仙(41)
-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镪……………明·凌濛初(72)
- 痴郎被困名缰 恶髡竟投利网……………明·陆人龙(97)
- 百和坊将无作有……………清·酌元亭主人(115)
- 掘新坑慳鬼成财主……………清·酌元亭主人(133)
- 首阳山叔齐变节……………清·艾衲居士(167)
- 罗刹海市……………清·蒲松龄(182)
- 司文郎……………清·蒲松龄(203)

滕大尹鬼断家私

明·冯梦龙

玉树庭前诸谢，紫荆花下三田^[1]。顷麓^[2]和好弟兄贤，父母心中欢忭。多少争财竞产，同根苦自相煎。相持鹬蚌枉垂涎，落得渔人取便。

这首词，名为〔西江月〕，是劝人家弟兄和睦的。且说如今三教经典，都是教人为善的。儒教有《十三经》、《六经》、《五经》，释教有诸品《大藏金经》，道教有《南华冲虚经》，及诸品藏经，盈箱满案，千言万语，看来都是赘疣。依我说，要做好人，只消个两字经，是“孝悌”^[3]两个字。那两字经中，又只消理会一个字，是个“孝”字。假如孝顺父母的，见父母所爱者亦爱之，父母所敬者亦敬之。何况兄弟行中，同气连枝，想到父母身上去，那有不和不睦之理？就是家私田产，总是父母挣来的，分什么尔我，较什么肥瘠？假如你生于穷汉之家，分文没得承受，少不得自家挽起眉毛^[4]，挣扎过活。现成有田有地，兀自争多嫌寡，动不动推说爹娘偏爱，分受不均。那爹娘在九泉之下，他心上必然不乐。此岂是孝子所为？所以古人说得好，



道是：“难得者兄弟，易得者田地。”怎么是难得者兄弟？且说人生在世，至亲的莫如爹娘。爹娘养下我来时节，极早已是壮年了。况且爹娘怎守得我同去？也只好半世相处。再说，至爱的莫如夫妇，白头相守，极是长久的了。然未做亲以前，你张我李，各门各户，也空着幼年一段。只有兄弟们，生于一家，从幼相随到老，有事共商，有难共救，真像手足一般。何等情谊！譬如良田美产，今日弃了，明日又可挣得来的。若失了个弟兄，分明割了一手，折了一足，乃终身缺陷。说到此地，岂不是“难得者兄弟，易得者田地”？若是为田地上坏了手足亲情，倒不如穷汉赤光光没得承受，反为干净，省了许多是非口舌。

如今在下说一节国朝的故事，乃是《滕大尹鬼断家私》。这节故事，是劝人重义轻财，休忘了“孝悌”两字经。看官们，或是有弟兄没弟兄，都不关在下之事，各人自去摸着心头，学做好人便了。正是：

善人听说心中刺，恶人听说耳边风。

话说国朝永乐年间，北直^[5]顺天府香河县，有个倪太守，双名守谦，字益之。家累千金，肥田美宅。夫人陈氏，单生一子，名曰善继，长大婚娶之后，陈夫人身故。倪太守罢官鰥居，虽然年老，只落得精神健旺。凡收租放债之事，件件关心，不肯安闲享用。其年七十九岁，倪善继对老子说道：“‘人生七十古来稀’。父亲今年七十九，明年八十齐头了，何不把家事交卸与孩儿掌管，吃些现成茶饭，岂不为美？”老子摇着头，说出几句道：

在一日，管一日。替你心，替你力。挣些利钱穿共吃。直待两脚壁立直，那时不关我事得。

每年十月间，倪太守亲往庄上收租，整月地住下。庄户人家，肥鸡美酒，尽他受用。那一年，又去住了几日。偶然一日，午后

无事。绕庄闲步，观看野景。忽然见一个女子，同着一个白发婆婆，向溪边石上捣衣。那女子虽然村妆打扮，颇有几分姿色：

发同漆黑，眼若波明，纤纤十指似裁葱，曲曲双眉如抹黛。随常布帛，俏身躯赛著绛罗。点景野花，美丰仪不须钗钿。五短身材偏有趣，二八年纪正当时。

倪太守老兴勃发，看得呆了。那女子捣衣已毕，随着老婆婆而走。那老儿留心观看，只见他走过数家，进一个小小白篱笆门内去了。倪太守连忙转身，唤管庄的来，对他说如此如此，教他访那女子跟脚^[6]，曾否许人。“若是没有人家时，我要娶他为妾，未知他肯否？”管庄的巴不得奉承家主，领命便走。原来那女子姓梅，父亲也是个府学秀才。因幼年父母双亡，在外婆身边居住。年一十七岁，尚未许人。管庄的访得的实了，就与那老婆婆说：“我家老爷见你女孙儿生得齐整，意欲聘为偏房。虽说是做小，老奶奶^[7]去世已久，上面并无人拘管。嫁得成时，丰衣足食，自不须说。连你老人家年常衣服茶米，都是我家照顾，临终还得个好断送^[8]。只怕你老人家没福。”老婆婆听得花锦似一片说话，即时依允。也是姻缘前定，一说便成。管庄的回复了倪太守，太守大喜。讲定财礼，讨皇历看个吉日，又恐儿子阻挡，就在庄上行聘，庄上做亲。成亲之夜，一老一少，端的好看！有〔西江月〕为证：

一个乌纱白发，一个绿鬓红妆。枯藤缠树嫩花香，好似奶公相傍。一个心中凄楚，一个暗地惊慌。只愁那话成郎当，双手扶持不上。

当夜倪太守抖擞精神，勾消了姻缘簿上。真个是：

恩爱莫忘今夜好，风光不减少年时。

过了三朝，唤个轿子，抬那梅氏回宅，与儿子媳妇相见。阖

宅男妇，都来磕头，称为小奶奶。倪太守把些布帛赏与众人，各各欢喜。只有那倪善继，心中不美。面前虽不言语，背后夫妻两口儿议论道：“这老人忒没正经，一把年纪，风灯之烛，做事也须料个前后。知道五年十年在世，却去干这样不了不当^[9]的事？讨这花枝般的女儿，自家也得精神对付他。终不然耽误他在那里，有名无实？还有一件，多少人家老汉身边，有了少妇，支持不过。那少妇熬不得，走了野路，出乖露丑，为家门之玷。还有一件，那少妇跟随老汉，分明似出外度荒年一般，等得年时成熟，他便去了。平时偷短偷长，做下私房，东三西四地寄开，又撒娇撒痴，要汉子制办衣饰与他。到得树倒鸟飞时节，他便颠作嫁人，一包儿收拾去受用。这是木中之蠹，米中之虫。人家有了这般人，最损元气的。”又说道：“这女子娇模娇样，好像个妓女，全没有良家体段^[10]。看来是个做声分^[11]的头儿，擒老公的太岁。在咱爹身边，只该半妾半婢，叫声姨姐，后日还有个退步。可笑咱爹不明，就叫众人唤他做‘小奶奶’，难道要咱们叫他娘不成？咱们只不作准他，莫要奉承透了，讨^[12]他做大做强起来，明日咱们颠倒^[13]受他呕气。”夫妻二人，唧唧啾啾，说个不了。早有多嘴的传话出来。倪太守知道了，虽然不乐，却也藏在肚里，幸得那梅氏秉性温良，事上接下，一团和气，众人也都相安。

过了两个月，梅氏得了身孕，瞒着众人，只有老公知道。一日三，三日九，挨到十月满足，生下一个小孩儿出来，举家大惊。这日正是九月九日，乳名取做重阳儿。到十一日，就是倪太守生日。这年恰好八十岁了。贺客盈门。倪太守开筵管待，一来为寿诞，二来小孩儿三朝，就当个汤饼之会^[14]。众宾客道：“老先生高年，又新添个小令郎，足见血气不衰，乃上寿之征也。”倪太守大喜。倪善继背后又说道：“男子六十而精绝，况是八十岁了，

那见枯树上生出花来？这孩子不知那里来的杂种，决不是咱爹嫡血，我断然不认他做兄弟。”老子又晓得了，也藏在肚里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又是一年，重阳儿周岁。整備做晬盘^[15]故事。里亲外眷，又来作贺。倪善继倒走了出门，不来陪客。老子已知其意，也不去寻他回来。自己陪着诸亲，吃了一日酒。虽然口中不语，心内未免有些不足之意。自古道：“子孝父心宽。”那倪善继平日做人，又贪又狠，一心只怕小孩子长大起来，分了他一股家私，所以不肯认做兄弟。预先把恶话谣言，日后好摆布他母子。那倪太守是读书做官的人，这个关窍^[16]怎不明白？只恨自家老了，等不及重阳儿成人长大，日后少不得要在大儿子手里讨针线^[17]，今日与他结不得冤家，只索忍耐。看了这点小孩子，好生痛他；又看了梅氏小小年纪，好生怜他。常时想一会，闷一会，恼一会，又懊悔一会。



再过四年，小孩子长成五岁。老子见他伶俐，又忒会玩耍，要送他馆中上学。取个学名，哥哥叫善继，他就叫善述。拣个好日，备了果酒，领他去拜师父。那师父就是倪太守请在家里教孙儿的，小叔侄两个同馆上学，两得其便。谁知倪善继与做爹的不是一条心肠。他见那孩子，取名善述，与己排行，先自不象意^[18]了。又与他儿子同学读书，倒要儿子叫他叔叔。从小叫惯了，后来

就被他欺压。不如唤了儿子出来，另从个师父罢。当日将儿子唤出，只推有病，连日不到馆中。倪太守初时只道是真病。过了几日本。只听得师父说：“大令郎另聘了个先生，分做两个学堂，不知何意？”倪太守不听犹可，听了此言，不觉大怒，就要寻大儿子，问其缘故。又想到：“天生恁般逆种，与他说也没干，由他罢了！”含了一口闷气，回到房中，偶然脚慢^[19]，拌着门槛一跌。梅氏慌忙扶起，搀到醉翁床^[20]上坐下，已自不省人事。急请医生来看，医生说是中风。忙取姜汤灌醒，扶他上床。虽然心下清爽，却满身麻木，动弹不得。梅氏坐在床头，煎汤煎药，殷勤伏侍。连进几服，全无功效。医生切脉道：“只好延挨日子，不能痊愈了。”倪善继闻知，也来看觑了几遍，见老子病势沉重，料是不起，便呼么喝六，打童骂仆，预先装出家主公的架子来。老子听得，愈加烦恼。梅氏只得啼哭，连小学生也不去上学，留在房中，相伴老子。

倪太守自知病笃，唤大儿子到面前，取出簿子一本，家中田地屋宅及人头帐目^[21]总数，都在上面。吩咐道：“善述年方五岁，衣服尚要人照管；梅氏又年少，也未必能管家。若分家私与他，也是枉然，如今尽数交付与你。倘或善述日后长大成人，你可看做爹的面上，替他娶房媳妇，分他小屋一所，良田五六十亩，勿令饥寒足矣。这段话我都写绝在家私簿上，就当分家，把与你做个执照。梅氏若愿嫁人，听从其便。倘肯守着儿子度日，也莫强他。我死之后，你一一依我言语，这便是孝子。我在九泉，亦得瞑目。”倪善继把簿子揭开一看，果然开得细，写得明，满脸堆下笑来，连声应道：“爹休忧虑，恁^[22]儿一一依爹吩咐便了。”抱了家私簿子，欣然而去。梅氏见他走得远了，两眼垂泪，指着那孩子道：“这个小冤家，难道不是你嫡血？你却

和盘托出，都把与大儿子了，教我母子两口，异日把什么过活？”倪太守道：“你有所不知，我看善继，不是个良善之人。若将家私平分了，连这小孩子的性命也难保。不如都把与他，象了他意，再无妒忌。”梅氏又哭道：“虽然如此，自古道‘子无嫡庶’，忒杀厚薄不均，被人笑话。”倪太守道：“我也顾他不得了。你年纪正小，趁我未死，将儿子嘱咐善继。待我去世后，多则一年，少则半载，尽你心中拣择个好头脑^[23]，自去图下半世受用，莫要在他们身边讨气吃。”梅氏道：“说那里话！奴家也是儒门之女，妇人从一而终，况又有了这小孩儿，怎割舍得抛他？好歹要守在这孩子身边的。”倪太守道：“你果然肯守志终身么？莫非日久生悔？”梅氏就发起大誓来。倪太守道：“你若立志果坚，莫愁母子没得过活。”便向枕边摸出一件东西来，交与梅氏。梅氏初时只道又是一个家私簿子，却原来是一尺阔三尺长的一个小轴子。梅氏道：“要这小轴儿何用？”倪太守道：“这是我的行乐图^[24]，其中自有奥妙。你可悄悄地收藏，休露人目。直待孩子年长，善继不肯看顾他，你也只含藏于心。等得个贤明有司官^[25]来，你却将此轴去诉理，述我遗命，求他细细推详，自然有个处分^[26]，尽勾你母子二人受用。”梅氏收了轴子。话休絮烦，倪太守又延了数日，一夜痰厥，叫唤不醒，呜呼哀哉死了。享年八十四岁。正是：

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日无常万事休。早知九泉将不去，作家辛苦着何由？

且说倪善继得了家私簿，又讨了各仓各库匙钥，每日只去查点家财什物，那有功夫走到父亲房里问安。直等呜呼之后，梅氏差丫鬟去报知凶信，夫妻两口方才跑来，也哭了几声“老爹爹”。没一个时辰，就转身去了，倒委着梅氏守尸。幸得衣衾棺槨，诸



事都是预办下的，不要倪善继费心。殡殓成服后。梅氏和小孩子两口守着孝堂，早暮啼哭，寸步不离。善继只是点名应客，全无哀痛之意，七中便择日安葬。回丧^[27]之夜，就把梅氏房中，倾箱倒篋，只怕父亲存下些私房银两在内。梅氏乖巧，恐怕收去了他的行乐图，把自己原嫁来的两只箱笼，倒先开了，提出几件穿旧衣裳，教他夫妻两口检看。善继见他大意，倒不来看了。夫

妻两口儿乱了一回，自去了。梅氏思量苦切，放声大哭。那小孩子见亲娘如此，也哀哀哭个不住。恁般光景：

任是泥人应堕泪，纵教铁汉也酸心。

次早，倪善继又唤个做屋匠来看这房子，要行重新改造，与自家儿子做亲。将梅氏母子，搬到后园三间杂屋内栖身，只与他四脚小床一张，和几件粗台粗凳，连好家伙，都没一件。原在房中伏侍有两个丫鬟，拣大些的又唤去了，只留下十一二岁的小使女。每日是他厨下取饭，有菜没菜，都不照管。梅氏见不方便，索性讨些饭米，堆个土灶，自炊来吃。早晚做些针指，买些小菜，将就度日。小学生到附在邻家上学，束修^[28]都是梅氏自出。善继又屡次教妻子劝梅氏嫁人，又寻媒妁与他说亲，见梅氏誓死不从，只得罢了。因梅氏十分忍耐，凡事不言不语，所以善继虽然凶狠，也不将他母子放在心上。

光阴似箭，善述不觉长成一十四岁。原来梅氏平生谨慎，从前之事，在儿子面前，一字也不提，只怕娃子家口滑，引出是非，无益有损。守得一十四岁时，他胸中渐渐泾渭分明，瞒他不得了。一日，向母亲讨件新绢衣穿，梅氏回他没钱买得。善述道：“我爹做过太守，只生我弟兄两人，见今哥哥恁般富贵，我要一件衣服，就不能够了，是怎地？既娘没钱时，我自与哥哥索讨。”说罢就走。梅氏一把扯住道：“我儿，一件绢衣，直甚大事，也去开口求人。常言道：‘惜福积福’，‘小来穿线，大来穿绢’。若小时穿了绢，到大来线也没得穿了。再过两年，等你读书进步，做娘的情愿卖身来做衣服与你穿着。你那哥哥不是好惹的，缠他什么！”善述道：“娘说得是。”口虽答应，心下不以为然，想着：“我父亲万贯家私，少不得兄弟两个大家分受。我又不是随娘晚嫁^[29]，拖来的油瓶，怎么我哥哥全不看顾？娘又是恁般说，终不然一匹绢儿，没有我分，直待娘卖身来做与我穿着。这话好生奇怪！哥哥又不是吃人的虎，怕他怎的？”心生一计，瞒了母亲，径到大宅里去。寻见了哥哥，叫声：“作揖。”善继倒吃了一惊，问他来做什么。善述道：“我是个缙绅子弟。身上褴褛，被人耻笑。特来寻哥哥讨匹绢去，做衣服穿。”善继道：“你要衣服穿，自与娘讨。”善述道：“老爹爹家私是哥哥管，不是娘管。”善继听说“家私”二字，题目来得大了，便红着脸问道：“这句话，是那个教你说的？你今日来讨衣服穿，还是来争家私？”善述道：“家私少不得有日分析，今日先要件衣服，装装体面。”善继道：“你这般野种，要什么体面！老爹爹纵有万贯家私，自有嫡子嫡孙，干你野种屁事！你今日是听了甚人撺掇，到此讨野火^[30]吃？莫要惹着我性子，教你母子二人无安身之处！”善述道：“一般是老爹爹所生，怎么我是野种？惹着你性子，便怎地？难道谋害

了我娘儿两个，你就独占了家私不成？”善继大怒，骂道：“小畜牲，敢顶撞我！”牵住他衣袖儿，捻起拳头，一连七八个栗暴^[31]，打得头皮都青肿了。善述挣脱了，一道烟走出，哀哀地哭倒母亲面前来，一五一十，备细述与母亲知道。梅氏抱怨道：“我教你莫去惹事，你不听教训，打得你好！”口里虽如此说，扯着青布衫，替他摩那头上肿处，不觉两泪交流。有诗为证：

少年楚妇^[32] 拥遗孤，食薄衣单百事无。只为家庭缺孝友，同枝一树判荣枯。

梅氏左思右量，恐怕善继藏怒，倒遣使女进去致意。说小學生不晓世事，冲撞长兄，招个不是。善继兀自怒气不息。次日侵早，邀几个族人在家，取出父亲亲笔分关^[33]，请梅氏母子到来，共同看了。便道：“尊亲长在上，不是善继不肯养他母子，要撵他出去。只因善述昨日与我争取家私，发许多说话，诚恐日后长大，说话一发多了，今日分析他母子出外居住。东庄住房一所，田五十八亩，都是遵依老爹爹遗命，毫不敢自专。伏乞尊亲长作证。”这伙亲族，平昔晓得善继做人厉害，又且父亲亲笔遗嘱，那个还肯多嘴，做闲冤家？都将好看的话儿来说。那奉承善继的说道：“‘千金难买亡人笔’。照依分关，再没话了。”就是那可怜善述母子的，也只说道：“‘男子不吃分时饭，女子不着嫁时衣’。多少白手成家的，如今有屋住，有田种，不算没根基了，只要自去挣持。得粥莫嫌薄，各人自有个命在。”

梅氏料道在园屋居住，不是了日，只得听凭分析。同孩儿谢了众亲长，拜别了祠堂，辞了善继夫妇。教人搬了几件旧家伙，和那原嫁来的两只箱笼，雇了牲口骑坐，来到东庄屋内。只见荒草满地，屋瓦稀疏，是多年不修整的，上漏下湿，怎生住得？将就打扫一两间，安顿床铺。唤庄户来问时，连这五十八亩田，都

是最下不堪的。大熟之年，一半收成还不够；若荒年，只好赔粮。梅氏只叫得苦。倒是小学生有智，对母亲道：“我弟兄两个，都是老爹爹亲生，为何分关上如此偏向？其中必有缘故。莫非不是老爹爹亲笔？自古道‘家私不论尊卑。’母亲何不告官申理？厚薄凭官府判断，倒无怨心。”梅氏被孩儿提起线索，便将十来年隐下衷情，都说出来道：“我儿休疑分关之语，这正是你父亲之笔。他道你年小，恐怕被做哥的暗算，所以把家私都判与他，以安其心。临终之日，只与我行乐图一轴，再三嘱咐：其中含藏哑谜，直待贤明有司在任，送他详审，包你母子两口，有得过活，不致贫苦。”善述道：“既有此事，何不早说？行乐图在那里？快取来与孩儿一看。”梅氏开了箱儿，取出一个布包来。解开包袱，里面又有一重油纸封裹着。拆了封，展开那一尺阔三尺长的小轴儿，挂在椅上，母子一齐下拜。梅氏通陈道：“村庄香烛不便，乞恕褻慢^[34]。”善述拜罢，起来仔细看时，乃是一个坐像，乌纱白发，画得丰采如生。怀中抱着婴儿，一只手指着地下。揣摩了半晌，全然不解，只得依旧收卷包藏，心下好生烦闷。

